

作家談讀書



作家是寫書的人，寫書的人若自己不愛讀書，恐怕難得寫出什麼好作品。作家不但善於消化吸收還善於表達，他們談讀書心得的文字往往精彩。

陸春祥說他最早精讀的是兩本書，一本是《新華字典》，另一本是《赤腳醫生大全》。《新華字典》是他讀小學時的好伴侶。表哥借他一本小說，好像是馮德英的《苦菜花》，裡面有很多字不認識，只得一個一個地查字典。他一度背過字典。文化、藝術、科技、歷史，標點符號表，計量單位表，歷史朝代表，少數民族表，各國面積人口首都，應有盡有，有意思得很。他叔叔是村裡的赤腳醫生。那本「大全」厚厚的，應該是大十六開本，圖文並茂，有草藥圖，有人體圖。有一次，叔叔不在家，他有了好機會，迅速翻開大全，直接翻到女性人體圖，從上到下，女性器官的名字他都是第一次知道，直接看呆，那是他的第一次性啟蒙，看得臉紅耳赤，心跳加速。叔叔還算開明，知道一個初中男孩子的心思，放心讓他看。後來他也不避叔叔，有空就看，在「大全」上學到了不少醫學知識。

作家何申的毛筆字也寫得不錯，朋友請他寫對聯，他寫了副「千年人家貴在積德，頭等好事還是讀書」，朋友稱好。他自己讀書的感受是：年輕特愛看書時，書少，就得「往死裡讀」；老來書有的是，多少有點看不懂了，就得往「精裡深裡」讀。「往死裡讀」的事不少，如他插隊時，冬天偶然借本《說唐》，只許看一宿。心中大喜，今夜有書，今夜無眠，頗到了年三十的感覺。樂顯顛去代銷點打半瓶火油，把所有柴禾塞到灶膛，管他明天拿什麼做飯！然後早早上炕鑽進被窩，開看。爲何？屋裡太冷，水缸都結冰。油燈放在炕沿上，黃豆粒大的燈捻燒出的火光，正好將就把一頁小字照亮。門窗不嚴，風穿隙來，火光搖動，字也晃動。沒事，哪怕房子搖晃，只要不坍不塌，頭等大事，就是看書！如今不同了，很難再有抱住一本書往死了讀的時候。閱讀多元化，報紙、雜誌還有電腦，東一下西一下，就佔用了很多時間，加之自己還要寫，有的書如長篇，讀了一陣，放一旁就沒空再讀下去。思索一番，便想到讀書也要抓重點。而眼下他的重點，就是多讀些有關承德歷史如《承德府志》這類的書。這些書不能讀得太快，太快了等於沒讀。最好讀法，是圍繞着一個題目去讀。爲讀書，過年喝酒都少，於是胃口就好，人也清醒，連老伴都說：讀書，真是頭等好事呀！

蔣子龍以爲讀書人多半都有自己一套閱讀方法，在不同的時間對不同的書，用不同的方法去讀，最常見的有三種：首先是「拜讀」。世界上有些書是非「拜讀」不能顯示虔誠和尊敬，沒有虔誠和敬意就很難讀通這些書。譬如經典，營養豐富，可提供高能量，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讀的。其次是「閒讀」。憑興趣，讀自己喜歡的書，哪怕是沒有用的書。人的一生，特別是青少年時期，總會有一個中魔似的階段，瘋魔顛倒，不管不顧，記得他年輕時讀武俠小說、西方偵探小說入迷，讀得天昏地暗，不吃不喝，不困不累。人的一生若從沒有迷上過什麼，生命是不是會顯得過於單調和蒼白？第三是「苦讀」。世界上有些書是愛不起來的，可又得非讀不可，如某些名著，那是死活都得讀的！讀不下去大致有兩個原因，一是看不懂，人光讀看得懂的東西還有什麼長進？其二，讀不懂高能量的著作，是因爲你本人的能量太低——低能量的人讀不懂高能量的書。如果堅持閱讀，不斷提升自己的能量，漸漸就會讀懂經典或名著，甚至達到古人所說的「六經注我」的境界。

魯迅詩《秋夜有感》

顧農

綺羅幕後送飛光，柏栗叢邊作道場。
望帝終教芳草變，迷陽聊飾大田荒。

何來駟果供千佛，難得蓮花似六郎。

夜中雞鳴風雨集，起然煙卷覺新涼。

魯迅這首七律作於一九三四年九月，並於二十九日寫成條幅，贈給友人張梓生，手跡在詩後有這樣的字樣：「秋夜偶成錄應梓生先生教魯迅」，下面還有兩方印章。所以這首詩最合適的標題應是《秋夜偶成》；但一向被寫成《秋夜有感》，約定俗成，恐怕已經改不過來了。

這首詩有點李商隱的派頭，不太好懂，過去曾有過很熱鬧的爭論，最後也沒有得出什麼一致的結論。這裡試就其大意簡單一談，聊供同好者參考。

詩的最後兩句最爲明白易曉：秋天的夜裡氣溫下降，風雨如晦，鶯鳴不已，詩人點起一支煙來，繼續工作。魯迅習慣於夜間寫文章，又大抽其煙，這兩條都大大損害了他的健康，而當時他倒也沒有什麼不對的感覺。

前面的六句應當是他在這秋夜裡聯翩的浮想，其關鍵詞是第二句中的「道場」，也就是大型的佛事活動，第五句的「何來駟果供千佛」與此直接相關。這「道場」指的是當年早些時候的所謂「時輪金剛法會」。該會由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、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誥以及下野軍閥段祺瑞等要人發起，請第九世班禪在杭州靈隱寺啓建時輪金剛法會，爲期四十天（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八日），以消災祈福。又當時宣傳說，將邀請著名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和兩位女明星徐來（時有「標準美人」之譽）、胡蝶在會期內表演歌劇五天。這是以廣招徠的現代手段了。其間的一大活動則是爲此盛會發起募捐，尋找「駟果」。

一片烏煙瘴氣，完全莫名其妙。魯迅就此寫過好幾篇諷刺性雜文，有道是：

蓋聞昔者我佛說法，曾有天女散花，現在杭州啓會，我佛大概未必親臨，則恭請梅郎扮天女，自然尚無不可，但與摩登女郎們又有什麼關係呢？莫非電影明星與標準美人唱起歌來，也可以「消除此浩劫」的麼？（《法會和歌劇》，後收入《花邊文學》）

而且科學不但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的高深，還幫助了中國文化的光大。馬將桌邊，電燈代替了蠟燭，法會壇上，鎂光照射出了喇嘛……（《偶感》，後收入《花邊文學》）

既尊老子，又拜活佛者，也就是恰如他的錢財買各種股票，分存許多銀行一樣，其實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。（《難行和不信》，後收入《且介亭雜文》）

詩中的「六郎」無非是影射梅郎（不過事實上梅蘭芳並沒有去爲法會助興）。望帝就是古蜀帝杜宇，他死後化爲杜鵑，悲啼之時，芳草爲之零落。迷陽是一種有刺的草，現在也只有這樣的野草裝飾着荒涼的大地了。

全詩是就當時的精神領域發表感慨。中央政府的高官公開表示失去自信，而本當嚴肅的宗教活動又完全娛樂化了。情形很糟。但魯迅並不悲觀，點起一支煙卷兒來，又繼續工作了。

人與事

這裏的「中國名人榜」，我們認可的社會價值，更能傳遞積極、健康、向上的正能量。希望中國更

機場沉思

秦時月

如是我見

自廣州白雲機場乘機北返，戰友送行，在安檢入口處四手緊握，四目相對，鼻子頓時酸酸的，還是強忍住了淚水，放手時爲了掩飾尷尬，順手給了他肩窩一拳，

指着他隆起的肚腩說：「現在摔跤可不是我的對手了！」——軍校歲月，我倆摔跤旗鼓相當，勝負參半……他仰頭遠望，手拍我肩膀說聲「保重！」便扭頭離去——說來也是，如果兩個大男人當衆飀淚，還成何體！

過了安檢，坐到候機室，情緒漸漸平息。一西裝革履六十多歲的男子走來，禮貌地指指對面空位，我忙回應：「沒人，請坐。」

落座後他問我：「你是軍人吧？」

我驚訝：「曾經是，轉業了，您怎麼知道？」

他說：「在安檢口，我看到了你們的送別與分手，眼下的年代，不是軍人難得有這種真情感。」

我問：「您也是軍人？」

他遞過來名片，是國內知名企業的胡某，我也奉上了自己的名片。他說：「我是商人，但崇敬咱們中國軍人，他們不但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換來政權，也同時換來了世界的尊重。」

可能是怕我對他突如其來的慷慨激昂不理解，他接着說：「我給你講兩個故事吧，一個是十五年前加拿大的多倫多，我在飯館吃飯，一老人主動與我搭訕，問我是不是中國人？我回答說是。老人自我介紹是飯館老闆，又問我能不能陪他說會兒話？我答可以。老人在我對面坐下，打開了話匣……說他在朝鮮與志願軍打過仗，在叫長津湖的地方，那天夜裡他擔負觀察任務，陣地被厚厚的白雪覆蓋，一點動靜都沒有，只是凍得受不了，零下二十幾度

嚴寒，儘管有皮衣裏身仍顫抖不已……黎明時分，隨着一陣急促的小喇叭聲，眼前雪地上頓時站起了不少人，他們像樹樁一樣搖擺移動過來，一時驚愕不知所措，隨即我們機槍響起，他們一排排倒下，但仍然前仆後繼，很快手榴彈就在我身邊接二連三爆炸，我們狼狽撤離，他們佔領了山頭……說着他摘下墨鏡說，我的眼睛就是那次負傷的，我看到他左眼眉毛下縫合的傷疤略顯窟窿……老人接着說，很長一段時間，他懷疑中國人是與他們不一樣的人類，後來接觸多了，才相信彼此沒有區別……他問我：「你能告訴我志願軍爲什麼那麼能吃苦？那麼不怕死嗎？我問他知不知道中國國歌？他搖搖頭，我告訴他中國國歌說：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要用我們的血肉組成新的長城……說這話的時候，我沒能控制住自己，眼淚掉了下來——我想到了父親，他老人家在長津湖戰役中身負重傷，並凍殘了雙腿……

「第二個故事是前不久在美國紐約，參加生意夥伴的家庭聚會，因事先知道他的父親九十五歲了，和他住在一起（在西方少見），便準備了一個精緻的櫻木枯木枝送給了他父親，這位外國老爺子很高興，拉我坐下聊天，他說，你們中國一定會超過美國，我這個觀點不是現在才有的，六十多年前就說……我問爲什麼？他拉起右腿褲管，我驚訝看到膝蓋以下的假肢，他放下褲管說，我與你們志願軍在朝鮮打過仗，是三角形山戰役……三角形山不就是上甘嶺嗎？我說，如果你樂意講我是非常有興趣聽這個故事的，外國老爺子說，那是一九五二年十月的一天，在飛機、火炮輪番轟炸下，我們終於佔領了山頭，整個陣地上有三十多具志願軍屍體，另有一個雙手和腿部負傷、斜依在工事殘壁上的士兵，滿臉滿身泥土，看上去年齡不大，像個未發育成熟



廣州白雲機場

(網上圖片)

的少年，我們想俘虜他，慢慢向他靠近，他一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我們，一邊對胸前步話機發出哇啦哇啦的叫聲——我們沒有太在意，因爲他手無寸鐵，事實證明我們錯了——頃刻間炮彈呼嘯而至，我是一百多人裡幾個僥幸生存者之一，但從此失去了右腳……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去過中國，還看過你們一個電影，知道了那個士兵喊叫的是「向我開炮！」……我相信，有這樣凝聚力和犧牲精神的民族，是不會沉淪，也不可能永遠落後！」

聽着胡先生講故事，平靜的心緒又起了波瀾，當然外表仍保持着冷靜，畢竟彼此還不熟悉。我說「真的要感謝這些前輩，他們栽樹我們乘涼。」

胡先生問我：「現在的解放軍還能「栽樹」嗎？」看着胡先生一臉的狐疑，我問他：「您想說什麼呢？」胡先生說：「國外報道解放軍上層如何腐敗，這些已不是新聞，習主席嚴懲腐敗，相信傳聞大都真實。我老家附近駐有部隊，還是「紅軍團」有大來頭的，近些年常聽到戰士在附近村莊賭博、嫖娼之類傳聞，村民傳說有名有姓，有頭有尾，不像個別現象，不由不信。說實話，聽到這些一是心疼，二是擔心。國家的寶貝、利器，怎麼會到這種地步？若有危難，他們還能打仗嗎？」我說：「我離開部隊多年，詳細情況不清楚，但『上樑不正下樑歪』，上層如此腐敗，基層出這類事情，按說也在邏輯之中。」想了想我又補充道：「太平盛世是軍隊的墳墓啊！『八旗軍』不就是這種軌跡嗎！」胡先生說：「美國軍隊不也在盛世嗎？戰略上雖有問題，部隊在戰場上的表現還是可以圈點的啊！」我說：「那一定是他們解決了和平時期的用人問題！」胡先生重重點了點頭，說「對！商場如戰場，企業也一樣，關鍵在用人！軍隊怎麼會選用如此貪婪的庸才？而且讓他們在位那麼長時間？」我無法回答……

一時，我倆陷入沉思……

胡先生有思想，分析問題有深度，挺喜歡與他聊天，換個話題吧，我問他：「國內近期微信瘋傳一些信息，國外有嗎？」

胡先生說：「這些主要在國內，國外即使有也限於華人圈。除此之外，微信、網絡中還有抹黑戰鬥英雄黃繼光、邱少雲等帖子，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思考和引起重視。」

我說：「非常想聽聽您的思考。」

胡先生說：「自出現核武器後，大國間直接動武幾率可以說微乎其微，利益衝突的主要形式變成了『顏色革命』，從蘇聯解體到近些年世界上一些國家『變天』，都是這種革命的結果。與戰爭相比，『顏色革命』不動槍炮，一本萬利。因此，霸權國家對所有國家，包括自己的盟友，都奉行的是培養爪牙，操縱思想、潛移默化、窺機而動。對我們國家更是不會放過，網絡和微信朋友圈所有這類東西，都與『顏色革命』相關，這次的幾個現象，用你們軍事術語講叫『火力偵察』。意圖在測試各個階層的思想動向，測試各階層勢力大小，我們千萬大意不得。」

一語喚醒夢中人！我說：「中國內地一些視頻出來之初，首先看到的是贊成、同情、說情貼子；緊接着的是個人隱私保護話題，大量的懷疑、譏諷、挖苦揭密的段子出籠；最後才有了社會正能量……真的是涇渭分明啊！」

胡先生說：「早期發聲的大都是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，他們有巨額財富，或多或少有些原罪，所以渴望變天，主要基於個人及財富安全——目前西方寄希望的正是這個階層，但畢竟人數少；後來居上者是基本群衆，是社會基本面，是國家政權的基礎。軍隊更是特別的重要，那些顏色革命的國家，都是軍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……此存亡之際，柱石是不能出任何問題的啊！」

胡先生航班登機了，我們的談話無奈中止。

送走胡先生，我仍在沉思……

夢遊安納西

姜利敏

天南地北

我至今仍有些不相信自己到過安納西，那快意馳騁，優哉游哉的三天，恍然是在夢中！

安納西是緊鄰瑞士的法國小城，通常的歐洲遊、法國遊，旅行社只安排到巴黎一掠，國人基本沒機會欣賞法國大貌。而安納西向被譽爲「阿爾卑斯山最美小城」、「阿爾卑斯山陽台」或「薩瓦省的威尼斯」。又是山，又是水的，想想就知道有多美了吧？僅僅一個大山環抱的安納西湖，就足以讓你流連忘返。她山、水、禽溶爲一體，綠瑩瑩或藍幽幽的湖水清得令人珍惜。正午的陽光下，你在湖邊一伸手，就有無數鴨鷗飛落你身邊，甚至掌中。湖周可謂移步換景，目不暇接。山坡上，森林中，大大小小、紅黃藍褐地散落着積木般的別墅，星羅棋布，美若童話。傍晚，我們從住處散步到湖邊。棧橋上站着兩匹馬，背上是三個頭戴騎士帽、凝望湖心出神的美少女。中世紀的鐵製方燈連綿地亮向遠方，宛在傾吐彼此的思緒。

安納西是緊鄰瑞士的法國小城，通常的歐洲遊、法國遊，旅行社只安排到巴黎一掠，國人基本沒機會欣賞法國大貌。而安納西向被譽爲「阿爾卑斯山最美小城」、「阿爾卑斯山陽台」或「薩瓦省的威尼斯」。又是山，又是水的，想想就知道有多美了吧？僅僅一個大山環抱的安納西湖，就足以讓你流連忘返。她山、水、禽溶爲一體，綠瑩瑩或藍幽幽的湖水清得令人珍惜。正午的陽光下，你在湖邊一伸手，就有無數鴨鷗飛落你身邊，甚至掌中。湖周可謂移步換景，目不暇接。山坡上，森林中，大大小小、紅黃藍褐地散落着積木般的別墅，星羅棋布，美若童話。傍晚，我們從住處散步到湖邊。棧橋上站着兩匹馬，背上是三個頭戴騎士帽、凝望湖心出神的美少女。中世紀的鐵製方燈連綿地亮向遠方，宛在傾吐彼此的思緒。

天空飄起了雪片，湖中霧氣迷蒙。哦，空氣中浮漾着寧謐的感傷，令人無端遐想卻並不消極……

我們得以探賞安納西，得益於在巴黎就業的兒子小倆口的安排。我們自駕穿越廣闊的法蘭西腹地，插到日內瓦再拐回到安納西。而爲了更深度觸摸法國的民情，我們租住在安納西的農民家中。可這是什麼樣的鄉村呵！一座參天大山的腳畔，坡谷間高低散落着數十幢形態色彩各異的別墅和寬大的花園。若無那一塊塊錯雜於房前屋後的斑斕田地、葡萄樹，和鄰舍家小草場上，據說是養着玩的那三匹好奇心強的肥壯的矮腳馬，你真會將這個村子視爲市郊的高檔小區。而房東家的別墅是三層的，他們提供的住處在一樓。雖只一臥一廳，卻寬敞。長餐桌可容六人用餐，洗衣機、洗碗機、電磁爐、暖氣、鍋碗瓢盆甚至中國醬油都一應俱全。更可親的是房東夫婦。次日安納西下起雪來，他倆早早將門前通道的雪鏟淨，還送來幾副手套和雪杖、防滑鞋給我們。一交談方知道，法

國鄉村也有些類似我們的鄉村，不少人都外出「打工」了。如男房東長年在倫敦一家銀行工作，妻子則留守家中，每周末開一小時車到日內瓦機場，將飛來的丈夫接回……令我唏噓的是，自駕使我們自由參觀過許多小村小鎮，可任何村鎮都沒因人少而凋蔽，居民也沒有一點兒「鄉氣」或狼狽貧寒之態。他們多是衣冠楚楚，舉止得體甚而儒雅，至少從外貌上我是分不出他們是「鄉下人」還是巴黎人的。因爲他們土地等歷來私有，家家有房地產、葡萄園等恆產，或奶奶及各種作坊，其生活質量遠比巴黎的工薪族要高。因爲長期的富足生活吧，農耕形式也早爲機械所替代，而受教育程度又普遍較高，許多東西尤其是文化、信仰和教養積澱之自然流露，農民的氣質也就不俗了……

三天倏忽而過。惜別之際，天上又飄了雪。我依依地一喚，遠處那三匹披着雪花的馬兒居然向我跑了過來，噴着清亮的鼻息，定定地瞅着我。哦，可愛的馬兒！可愛的安納西！何日重逢？

我們且說這個榜單沒有公信力，或能否得到普遍認可，就憑榜單以名人收入、網絡曝光率、報紙曝光率、電視曝光率進行評定，就缺少文化。既然

這個榜單就是中國娛樂圈富豪榜。標榜「中國名人榜」，實在是名不副實，甚至有把富豪等同於名人的錯誤引導。富豪不等於名人，這是古今不一的誤解。榜單中僅有兩位體育明星，李娜排在第十五